

柏楊書

のふれ。途程の予可怖の傷害甚し。甚し

報導文學 2

金三角・荒城

柏楊書

* I-25 / 226
(1-27)

此三所一世紀。日誌與子水。獨處可任

報導文學 2

金三角・荒城

ISBN 957-630-077-0



9 789576 300776

報導文學 2

金三角・芒朥城

目次

三 出版緣起

●林蔚穎（躍昇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

二 出發

一七 「毒三角」

二三 毒品王朝

三一 坤沙被捕與營救

三七	滿星疊
四三	拂曉攻擊
四九	三次反撲
五七	和談
六三	歷史的回溯
六九	毒潮直撲中國
七五	第一次鴉片戰爭
八一	奇異的結束
八七	兩大販毒強國
九三	自食其果
九九	少數民族
一〇五	第二次鴉片戰爭

- | | |
|-----|----------|
| 一一一 | 下臺階梯 |
| 一二七 | 危險的趨勢 |
| 一二三 | 一項陰謀 |
| 一二九 | 一個信號 |
| 一三五 | 孤軍危機 |
| 一四一 | 堅塞上將的解救 |
| 一四七 | 武裝基地和難民村 |
| 一五三 | 奇異的九十三師 |
| 一五九 | 美斯樂 |
| 一六五 | 孤軍惡運 |
| 一七一 | 解除武裝 |
| 一七七 | 苦難無盡無期 |

一八三	叭噹戰役
一九一	○四指揮部
一九七	羅星漢的奧秘
二〇五	老兵之死
二一一	把泰國攔腰切斷
二一九	考牙山戰役
二二五	苦悶和茫然
二三一	落寞剪影
二三七	四項誓言
二四三	文化沙漠
二四九	救救下一代

二五五	幾個問題的討論
二六一	女作家曾焰
二六七	荒山訣別
二七三	歸來·祝福
二七九	後記
二八一	關於柏楊
三〇一	柏楊書

出發

泰南間諜密佈，泰北殺機四伏，在得不到任何幫助下，仍然硬着頭皮前往。人，生有時，死有地。

今年（一九八二）元月初，中國時報副總編輯高信疆先生問我，是不是有興趣訪問一下遠在泰緬邊區，〔異域〕一書中殘留下來的孤軍苗裔？如果可能，再去看看難民村和金三角。更鼓勵說，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及總編輯張屏峯先生，都很支持這個計劃，並念及我年紀已老，此行深入蠻荒，報館願意同時也負擔老妻費用，由她陪往，以便萬一遇到意外事件，也好有人在旁照料。這提議使我怦然心動，雖然剛從美國回來，連訪美雜感還沒有寫完，而且最近又搬了家——搬一次家跟離一次婚一樣，等於脫一層皮，但我仍幾乎是沒有等他說完，就滿口答應，那正是我多少年想

要去的地方，〔異域〕書中的孤軍，爲人留下未完的嘆息。難民村象徵二十世紀中國人的苦難。金三角神秘莫測，外國人有很多報導，但每一篇我們所能看到的，都有一種「隔」的感覺，好像是，他們的觀察似乎只深入一半，在它的根部，我潛意識認爲，還有更使人震驚的基本層面，那是只有中國人才可以了解的層面。

我與高采烈的接受這項差事，決定陰曆新年（元月二十五日）過後的初十日（二月三日）出發。於是，開始辦理出國手續，收集資料，和尋覓那邊的人際關係。不過，不久我就後悔答應得太快。在除夕的前幾天，金三角戰事爆發，泰國武裝部隊，分別由地面和空中，向金三角核心基地，被稱爲毒窟的「滿星疊」——好個充滿詩意的名字，發動大規模攻擊，成爲世界性的重要新聞。〔快樂家庭雜誌〕主編鍾春蘭女士，曾把一位傳奇性作家曾焰女士發表的一系列異國情調的文章，複印一份，連同她的住址，一併給我。曾焰女士就恰恰住在滿星疊，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之一。可是啓行的前一天，鍾春蘭女士十萬火急的到處找我，驚慌的說，曾焰女

士的丈夫，就在戰爭發生的第一天，中彈斃命，她帶着兩個女兒逃亡，因泰軍的封鎖不解，無法收屍。

消息使人沮喪，朋友們一致勸我不要像飛蛾一樣，撲向戰火，至少延遲到塵埃落定後再去。啓程時，自由報社務委員羅祖光先生開車送我們夫婦到桃園機場，接着中國時報總編輯張屏峯先生，和高信疆先生夫婦，也趕了來，他們祝福我們平安，並且囑咐：「寧可空手而回，也不要冒生命危險。」面色沉重，使人產生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不再復還的悲壯心情。

到了曼谷，再度後悔不該有此行。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北非的卡薩布蘭卡一樣，曼谷是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東方的卡薩布蘭卡，間諜雲集，而且比卡薩布蘭卡更多出國際肅毒組織的密探。幾乎每一個在曼谷的人，都擁有一籬筐情報，你需要什麼，就會有人提供什麼。上自越南和它的尾巴國柬埔寨橫山林政權的一舉一動，下至我們所渴望得到的孤軍苗裔、難民村，以及金三角的各種信息。問題是，我們無法判斷它的真偽。

——甚至正常的商業行爲也是如此，曼谷有個「詩里導遊機構」，負責人范詩里先生，在臺北時向我提供異域孤軍苗裔有十三個基地，（有整有零，維妙維肖，跟真的一樣），願負責全部安排。直到臨行前才發現只是一個騙局，幸虧發現的早，否則到曼谷後連飛機場都離不開。

這還不是打擊，打擊最大的是，預期中一定可以獲得某些人士協助的，竟全部落空。從臺北發出給遠東商務代表處（大使館）代表（大使）沈克勤先生的兩封電報（外交部的和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和我手中握着的將近二十封懇切的介紹信，在官場的特有運轉作業下，於投遞後全部失去效用。這使我們像被擊落的孤雁一樣，困在人地生疏，而又言語不通的異國首都，一種異樣的氣氛抓住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異域」孤軍苗裔、難民村，以及金三角，都在曼谷北方九百公里之外的蠻荒山區，連望都望不到。這種困境使我幾次興起折返臺北的念頭。後來激起我孤注一擲決定的，却是沈克勤先生的一段話，他聲色俱厲的教訓說：「即令你到了金三角，一個報告到臺北，說你是前往販毒的，你就完了。」我的

反應是，不要說打小報告說我販毒，即令栽贓，把海洛英塞到我身上，我也不在乎，可能生命自由到此斷送，但我沒有做這種事，就是沒有做這種事。顯然的，這裏面一定有什麼問題，才會受到抵制。於是，我逕自物色嚮導（在留泰的三個星期中，我換過六個嚮導）。二月六日，在抵曼谷三天之後，我給報館一封信：「明天，我將深入邊區，如果嚮導不來會合，仍單獨前往。人，生有時，死有地。」

我們最後終於到了滿星疊，並且會見了被世界輿論稱爲「毒梟大王」的坤沙先生的重要助手。而就在前一天，那裏仍有一場激烈的射擊戰。從滿星疊返回南方六十公里外的清萊之後，老妻因她教書的學校開學在即，先行飛返曼谷，候泰航的班機返臺。我則留在清萊，繼續收集資料，並準備如有可能，再入山區。可是不久，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金三角和它的附近地帶，殺一個人比斬斷一根草還要輕而易舉。我曾經透露要據實報導，爲了保護自己而驚慌過度的嚮導，可能先發制人。我當時住在旅館，第二天入夜之後，響起輕輕的敲門聲，我側身到洗手間問是誰？沒有回答。

伸手扣上門鍊，順着外視鏡張望，原來侍應生托着送洗的衣服。我不認爲像電影上那樣，會是什麼人裝扮的。翌晨一早，當一個穿着膠鞋的粗壯大漢，堵在門口，很恭敬的邀我再赴山區，他們「長官」願和我懇談時，我感覺到一種不尋常的氣味，倉促提起旅行箱，很熱情的拉他下樓共進早餐。走下樓梯，在衆目睽睽下，跳上泰國特有的那種貨車型的小巴士，沒講價錢，就遠走一百五十公里外的清邁。

但我最難過的是，此行報導，將使報館和讀者先生大失所望。回國後第一天，就有人詢問：「你可看見提煉海洛英工廠？」這句問話是何等輕鬆，我告訴他：「只有死人才看得見。」蓋不知道內情的人，說不出內情，知道內情的人，又不能說出。我雖僅知道一點點內情，却也陷在這個困境。

但我仍在不傷害仍留在泰北那些幫助我的朋友原則下，盡可能的去做。先從金三角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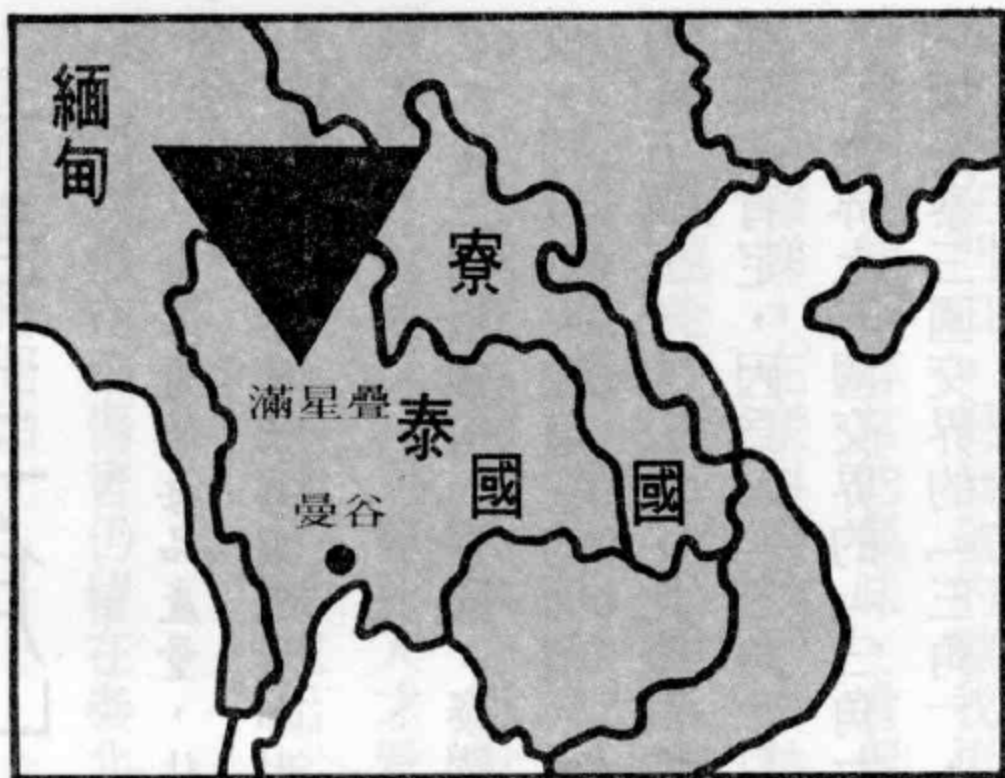
「毒三角」

金三角的毒品產量，佔世界毒品產量總和的百分之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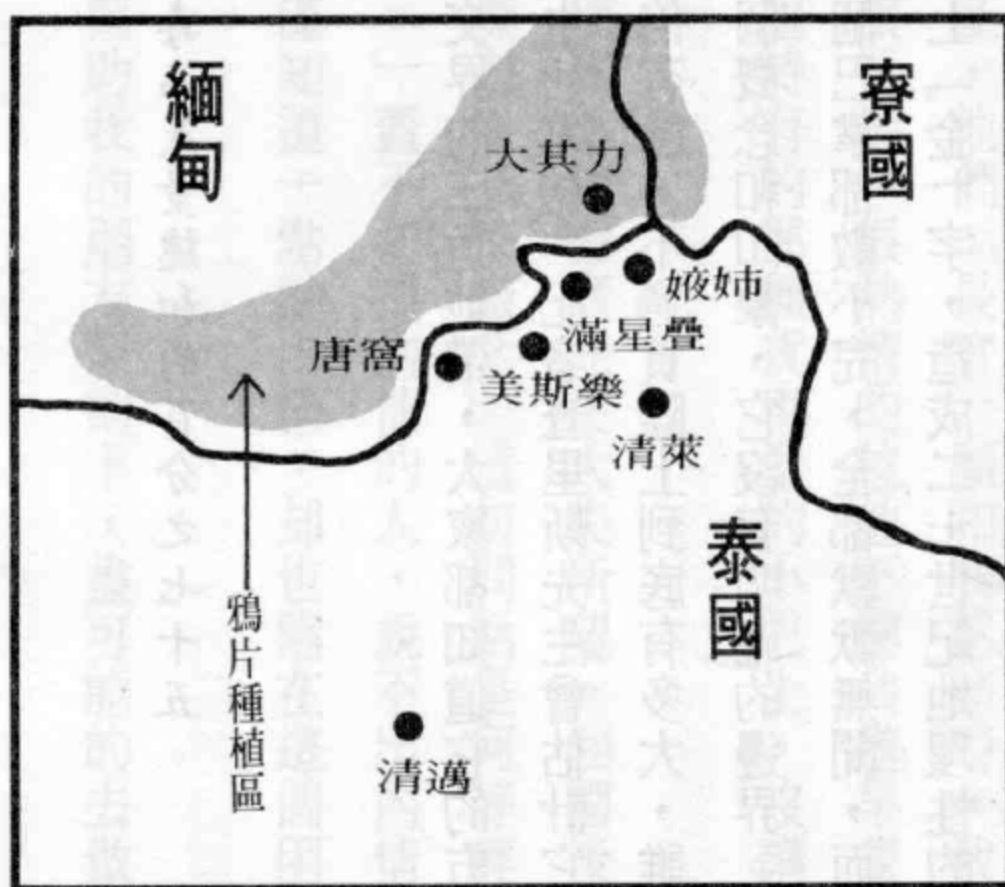
查禁徒使毒梟更增加財富。

金三角指緬甸、寮國、泰國三國交界的三角地帶，大家都知道它的方位，却沒有人知道它的面積。美國《生活雜誌》記者查里斯先生曾估計它有十五萬五千平方公里，比臺灣還大四倍有餘，不過實際上到底有多大，誰都無法肯定，因為，「三角」只是一個概念和印象，它沒有明確的邊界。

世界上三國交界的「三角」，兩個巴掌都數不完，全都默默無聞，而只緬寮泰三國交界的「三角」，被冠上「金」字，造成二十世紀地理性的強烈震撼。原因很簡單，那裏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量。如果把「金三角」改稱「毒三角」，就更明顯，也更符合實際。在這個人類有史以來



金三角指緬甸、寮國、泰國三國交界



金三角並不是規則的三角，卻像一個破靴一樣緊壓在泰國北部

最大的毒品窟裏，有世界上最大的鴉片種植區。如果以鴉片種植區為要件的話，則「三角」並不是規則的三角，却像一個破靴一樣，緊壓在泰國北部。很多人都有一種印象，認為「三角」就是「三不管」。有些「三角」可能如此，但「金三角」却不然，三個國家的邊界森嚴，任何一國這一邊發生事情，都要用自己的力量，自己處理，即令處理不了，也不會勞動對方干預。就如這次戰爭，坤沙先生的「撣邦革命軍」，明明在泰國的邊城滿星疊安營紮寨，揚言「借土復國」，箭頭直指緬甸政府，但緬甸政府却不能「追擊」到泰國領土，只能要求泰國把他逐回緬甸，再由緬甸下手。它之所以終於形成一種「三不管」的外貌，只因有些國家，並不十分認真的去「管」，不但不十分認真的去「管」，還有點故意的「不管」，甚至希望邊區最好一直保持目前的混亂現狀，才符合若干權勢官員們的最大利益。讀者先生必須仔細咀嚼這句話，然後對發生在那裏的駭人勾當，才能得到解答。否則，你就會有一種「越想越想不通」之感。

世界上再沒有比鴉片——毒品之母，更能摧毀人類的了，它先摧毀人